



唐文粹

元刊廿八卷
十五行廿五字

卷之九
今の錦套

第一卷卅二頁(丙序二頁抄
去半を切)

第二卷卅の頁

第三卷五の頁

第四卷の十の頁十三卷
續頁

第五卷の十五の頁

第六卷の十七の頁

第七卷卅九の頁(丙廿九卷十三の頁抄)

唐正

以上五卷計 或る九の頁

疏を冷金面
在史記依

唐文粹序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草於周氏我

吳興姚

鉉

宋教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

曄然文明霸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

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僣僣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克典

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寔并屆於一代

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內則有龍圖

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群書雖唐漢之

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

天譔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

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

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

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

兆乎爻象春秋為一王之法而繫於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

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
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
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於調
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於文帝絳灌忌才
卒罹謫譴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
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
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
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
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皎聳潘陸之風格
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
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於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
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
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
始振風雅由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
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群聽蘇許公繼以宏

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以三盤之體演絲綸
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
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輔轡首唱古文過橫流於昏墊
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
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
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
州溫梁補闕肅樞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
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
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
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
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文跡而漢肩三代而反
無類次以嗣於文選乎鉉不揆昧惰徧閱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擷
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議表
奏傳錄書序凡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
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為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群賢

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
沈慮故英辭一發曼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
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文粹卷第一

古賦 摠二百首

吳興姚

鉉

纂

聖德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失道 阿房宮賦 杜牧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
自茲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
地形詢卜筮考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榦太史占日月之
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
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
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
間鄰於政教豈前脩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
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
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維皇高宗穆端命于玄穹萬有千歲鍾景祚于共裔建北宮之尊

巖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道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
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太司空帥其屬執
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后驚乎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爲
龍舒廣衍兮走群山紛却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奕奕鬱佳氣之葱
蔥蓋昊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于龜筮龜筮
協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爲朕宮因以鴻稱含
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爲尊
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微般碩之匠下荆楊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
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榦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枚聲坎坎於青雲
若神蹈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掣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抵於昭
回時也山祇效靈波神作氣爲椽爲筏羽疊鱗萃朝泛江海夕出
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旣收靈臺勿亟子來
而就役者周邦畿而薄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爲廣庭考正極
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刻盤罔以爲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
高明築凌天之四墉旣列太階如截下土相嶺欽嶮以沈沈

始心星鎚電交於萬堵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棟爲山攢杵如林乃
卜日星之吉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棖楠觶以礫密折姑繇以
爲楹覆喬山以爲磴亂重檐以切霞烟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摘鬼
疊層楣高卑迭拒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棟操宇而不危階瑩
水級瓦敷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歛睽皆以交輝聳大厦之奇傑勢
將頓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發之
不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踈痒脩邃以窅徵悅業賦而巖魏謂
衝颺激海兮漩瀾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兮掉巘嶮而傾斂石鯨控
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撐鬢崇高之制靈丘上盤鄰斗極之光輝瀾
天漢之波瀾察鑿柄之吞吐吸山叢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旂邈不
至於階端崢嶸孱頭下視南山照燭無閒七耀迴環啟碑咸赫
以突兀攄闕弘以蕭緜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街之九達進而仰之
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爰樹巔而碎雲末疑兮峩峩巨鰲戴
仙山而出滄波劃妙兮煌煌燭龍圻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
廓帝居豁閭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栖鳳翹兩闕而爲翼環阿

閣以向墀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鴻洞啓重閨之呀赫趨堂塗
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二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去雕璣與
金玉紉漢京之文飾熾丹牖於凌嘗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紫微晨
盪彤墀夜明雲薄萬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休其
陰則捐絃以清旂獵風而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檣駢湊竦柱奔
列復檻署綴高窻景蕪黔鴉敢日翳而采連矐天開而中絕形持
神而欲離足僂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崇崇隣光範之揭揭其南則
丹鳳啓途遐矚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睢盱容鼎七局方駕五車示
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巽維建福敞於坤隅偃朱
旗而橐玄甲屯乞乞之驍夫其後則深闡祕殿曼宇踈楹瑞木交
陰玄墀砥平鮮風歷無凌霞飄英陰諒武闈增華穆清玉燭內融
則嘉盛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今也三
朝繇古是因布火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通乾望
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旒宸臣人是仰左黃閣而右紫微命伊臯以
爲長其下則鶡冠魚服良家茂族厲禁非且金吾領之其前則置

兩石以卹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畧漏於鍾律
架危樓之筍簷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派於紫庭倒
京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葱蘢清渠導於元氣玉樹
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其中
厥初經營天下旣又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懷也
乃眷睿孫睿孫開元萬寓晏清而太和奄書契之所論旣克廣於
崇構聲明備而益尊蓋聖皇之孝也揮緯變化兮動搖乾坤其東
於是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闕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講
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扉集賢人於別殿朝命
婦於中闈王風闡而成化陰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親睦
魯衛而敦叙因命族之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則左
右有扃通軒並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璫珥貂寺人巷伯
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宮中之役能熊羆之旅董以龍武矛戟森森林
官羽林聲破丘山氣龍龕飛沈爪抉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協比
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攻教其間望我鑾和

陟彼高山猶慮憲章或遺國容未備乃立掌廳之司館通事之史
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傲王言于有位壻通太極證指龍池重門內
注複道潛移幽峻肅以相屬光彤融以煒燁玄象著明帝座維三
皇居設位俯察仰參翼室正中游宮次南北起含光其容眈眈摠
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自茲而北燕遊
所經達于苑囿不可殫名周廬更呵匝以環衛南端百仞上極霄
際却視歟釜經途廣深繚以層城黠爲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豐
悒暢雲歸山穴儵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
節歛威纖塹不升穎絕搖芒葉無翻稜自中徂外鏡洗川澄弦直
閭闔井畫溝塍靡迤秦山陂陀漢陵知稼穡之艱難見皇王之廢
興及乎玄冥戒寒海神飛雪瑤城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璇階雲門
露闕天華爽靈朗日朝徹赤旗絳庭朱柱艷月仰白帝而金精開
據河宮而銀燭發其或蠻夷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
謀於禁中皇靈震耀殄厥渠凶矯矯武臣此焉獻效功侔虜而陳
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奉掌羣后在
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式燕以樂欣欣且醉乃撞宮懸磬竭天地
及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懸法象魏與人維新嚴文物於王庭兼
九伐而宿陳威儀之嚴嶽嶽振振若太一披網緼而俯百神旣而咸
造勿喪會朝清明璿柄指寅寢闈發宿皇帝御衮龍之法服佩蒼
璧之純精執鎮圭導朱紘降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興禮之官贊
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甸侯采衛要荒閩貊輸其方賁罔不來格
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叙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奠璧設
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殷朱干玉戚神筮如生熊羆愕眙危昂
歌向歌爛歎射金根玉輅太常少伯火烈門旂霜交陛戟乃進元
元以觀禮琕初一億兆之增金吾南首麾之以肱遞攀援而聳仰
齊履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灑豐澤於生人峇上玄之休
徵申命司寇緩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
華戎竭歡喜氣闐塞揭金雞於大清炫晨陽於正色慶抃之聲不
踰辰而靈囿四域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廓煥爛王臨于朝天地貞
觀靈宮巖巖上下交贊蓋所以法乾道而尊帝度豈唯安體而明

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地奢
不遜而儉固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聖之宏
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之事也雲夢甘泉晏恢景福辟王
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僻王曷若尊聖人烈烈盛唐祖武
宗文太古赦德六王懃勛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天蒼生所奉者
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赤子得安其身乎故
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壯君人者法焉
聖朝猶斥其華而凭其質今是殿也者唯鐵石丹青素無加飾焉身
居玄眇心與萬姓同畎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賓以是享神何
神不若其德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隍四海猶未足
儲鴻醇而俯不耀豈咸鎬一京之所在崇四續之前式勅懷欽之
小臣俾離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惟新敢
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干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
帝作宮元含元言言萃若日觀呀爲天門太階二層曾達于崑崙
茲秦野揭以周原烈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以施令奄甸

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穆穆皇極壽考無期既成斯
文容有勸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尤祥絕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
以厭于聰明頌聲亦愈于天意私歌竊抒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
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豈不寐有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
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
詠歌歌於睿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數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
聖之耿光美于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
而不舒猶坦蕩其曾臆無乃過歟爲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
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嘗聞遷善之規願附升
歌之末

明堂賦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代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
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宗萬祀之
不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
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及仗天順赫然雷發以首之於是
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曜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
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類網淳風泐穆
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胥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拓
統錫羨神保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之遂
登封而降禪將欲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
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管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四
人豈彈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梁罄玉石於隴阪空環材於瀟
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而
水固兮貽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腫臃乍明乍
蒙象太古元氣之結空龍從頽水若鬼若業似天闔地門之開闔
爾乃劃窄窄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象而騰
之審惚恍以洞豁呼嵌崑而旁分又比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
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宮堯乎紫微絡鈎陳以繚垣闔闔闔而

乘嶒嶸嶒凝粲宇宙之光輝忽霍赫奔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
以開闔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
爰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托挈金龍之蟠
蜿挂天珠之硨磲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
創規樓臺岬岬以奔赴城闕嶽崑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旌日
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擢華蓋以儻漭仰太微之參差擁以
禁高橫以武庫獻芳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
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曾擔
屹其霞矯廣廈鬱其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景而翻飛大鵬
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碧光之堂炁乎瓊華
之室錦爛霞駁星錯波泐颯蕭寥以颼颼宵陰鬱以綿密含佳氣
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縣飛楹磊砢走拱黃綠
雲楣立爰以橫綺彩楠攢欒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賴欄各
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

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
爛倏山訛而畧換蔑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蚪
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
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窻絕翼而電扶標失足擬跟挂而
罷躋要離欬臙而沮精視冰背而中迷亘以複道通乎掖垣空入
西樓寔爲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
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嶸嶸彤庭煌煌列寶鼎歆金光流辟雍之泊
滔象環海之湯湯闢青陽而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
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採時順方其闔闔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
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躩踞青龍承隅而蚴蟻其深沈奧
密也則赤燁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光權陰坤斗工土據乎
其心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
眄睢盱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是天正孟月
朝陽登曦天子乃拖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
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醮

天之規欽若盼蠶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戴冠納六服之貢受
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處五更進百辟奉珪瓚
獻琛帛顛昂俯倭儼容疊跡乃潔俎醢修粢盛奠三犧薦五牲享
干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轡張鈞天之鏗訇孤竹
代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
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庖造化爲
宰殮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霑恩鴻
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况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
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
泉飛聽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
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沈珠卑宮頽墻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
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
玉鑿之缺缺游于昇平之圃趙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
陵於鷄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栗陸而
包陶唐遂邀崑崙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瀣之元精黜滋味而

貴理國其若夢遊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
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
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
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泥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闢兮龍從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塊塤貌崔嵬兮周
流辟雍安靈臺兮赫弈日星噴風雷宗祀彤蠶王化恢鎮八極兮
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千
祀兮悠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
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
翳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
青巖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底真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

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
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
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
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
英幾出幾年粟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鑪玉
石金瑰珠礫棄擲灑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
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
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
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
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
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

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文粹卷第一

文粹卷第二

古賦乙摠二首

京都

西都賦

西都賦并序

東都賦李庚

李庚

吳興姚

鉉

纂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王道昇平
火德丕赫數子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焉廣狹榮
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
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
仁敢效臯陶奚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
誣夸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汭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
乎哉秦址新矣漢社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
矣先生曰賓者不識貌然沈惜歲亡而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為我
源說恭承玉音里人曰昔者帝兆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為
中原既權二年為唐遷都周榛秦莽乎蕪耕餘文驅場迎卒于侑

傳若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禮壇新都之門闕殿乾宮
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
衣既稅瑞氣洋溢謹聲傳於億兆湯燎致乎太乙乃會漢醕發周
賚謚萬類溥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
榮號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措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
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杜稷而左宗廟宣達周繼
址以十二基張府寺局以百吏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星
分度嚴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方建倍資於前王摠網維於御
史端國議朝實周察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
東榮月沈西軒倚九峻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
開煙龍凝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閣當辰延英眈眈宣徽洞達溫室
隅南接以重離繇乎少陽是為二宮復道邃廊西則月華重啓銀
臺內向中宮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別省近緣右截建子亭於屏外
設蘭綺於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賓發少府之冕旒陳奉常之儀
勳肅勿陳以辟維冀雉扇而對分雞人刃下鶴鶴先聞千官就日

萬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疏館開
軒左立太學前惇廣文膳豐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
祕書典籍品命校郎橫閣三重闔正鉉黃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
縱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載言載筆出納
謨誥鵷動鸞飛振玉鎗金殿廟羞湖漣之器楚材慙杞梓之林已
而燠和陰陽經緯天地採照軒昊牢籠震夏闢孔子之學堂敷一
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鬚
火額獵霞張旆剝犀綴華奮冒而虎眦振髯而蝟磔柔六鈞貫七
扎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闔外四七依榆
關以作鎮拒柳營而開壁豕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
王者之武威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徵叔孫之春官命伯夷之秩
宗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失次有朝
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濫羣臣之事有司
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形天
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

國則昌如土翼翼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蹇蹇夫如是夸周而
正魯胡可殫詳洎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龔
箎磬罍命官二署諧以協律以奏頌貌祖考來格以陳宮庭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胤衣集舞
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字綴行以達皇風此禮經之所未
紀夔曼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實漢祖之德肆赦緩
穆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滄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
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鑄追共工徙驩堯照
舜絃浹堯年臺收白簡吏閣丹筆惣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斤
臣衡之穴論罪溫舒之不足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又若薦祖建宮玄元之庭霞被雲冠飄飄太清天子將有事也歲
巨時遵夏簋殷銅傳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
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檻棠棣分華勤政外名花萼中題
吃雲中而佩鳳香天外而舒蜺於是天子設席千蓋百醴家人齒
筵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隄砥平錯則蠲齊并繁駉

印分魚九參六佐肅威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騎
沓街雞鳴朱邱火度青槐先導孽雲後車奮雷透以嚴聲不生微
埃人寒勿慄統以京尹臨人柄殺罔敢不謹豪家感里金張許史
走騎如雲行車若水拉枯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
而殊擬其地勢也負秦章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
壽山指重城之一華拓外門於兩關玄素交川灞產在焉斷虹偃
蹇而巨梁拖輪走驟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
統劇停片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倚鄠杜前張分折連
乎馮翊畫郊接乎歧陽排吳山而抵蜀巨氏谷而通商天子穆清
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營至乃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
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動息入用戒不虞其中則御
水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漑入官環洲菰織蒲紉芟誓菱羞渚戲
玄鶴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孤作龍湫埃接河漢波通女牛
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爾乃農家東作
厥土黃壤樹以桑柘鬻會乎南畝以稅以秣以稊以稷以輸太倉

天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故老室有蕃元承化發謠帝
力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闥朱軒崇基峻砌待駟高朋木秀草葩
紅舒綠繁穰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國珠箔書晴金缸夜明羅
綺中幃鼓瑟吹笙諱族陳賓以樂乎太平貨賤分塵物次駢連中
署肆帥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賓裁綺張縹紋軸蕉筒聲教
之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廬金篆玉荷以
張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
之功當仲夏而獻廟立中和而視晨然後黼黻時備采盛告豐其
接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鎔金作軌四門是揭人靡迷邦
士無諱訐示收材而問肯上諫行而寬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
賚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國度支主吝百姓既足斯焉充物
復若天府萬品以備供職登饌則光祿獻厨命篤則太僕承軾其
樂人也啓九重開三殿齒群官於次坐徵公族於內宴于以訓恭
儉于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弄迭改眎仙童之霓裳觀壯夫之箭
賦御階晝陰帝座春深續紛官闈窈窕嬪林既受賜於逮會盡

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故有乘
時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子迎四氣盡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
耳目作戒於心曾共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隳列城徒
罷驪山復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此東郊之事也隋苑廣袤
置籠南山占地萬頃不爲人間都門失耕禽游獸閑代謝物移絲
垣不完此南郊之事也豐水悠悠文王作周傳穀子孫衰平遂遷
乃睽鎡都武王宅居國失披死豐鎡皆無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
時以生淫祀繼誑徐誣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黍牲事亡地存
爲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鑿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
也因迎夏則鑿隋怠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鑿周勤知祖
基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鑿漢諶知去淫即正獲天祚也四鑿
以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
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
之命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奧區不一九
纘六陌亦稱河洛如乎周卜今自隋華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者
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度子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
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
高祖西安文皇舞干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
匄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天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道遙明帝
大同出震開宮恩波爾鄉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
乃周洛為池帶漕為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天矯在隋之始
移畫前規之隘修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成就重城
不居萬盜齊構訖大業於義寧鄭皇家而遂披既而天踵以正地
產以寶禎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雙出
帝功既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勒心而祈嵩我甸我郊三聖之靈
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運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
梁而駕輅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社崇茲重鎮封土千
回擊前導伊兩阜屏開育仁願智堂隱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
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繩御蒲接派苑樹通堤抗鳳樓
於內庭轟轟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如無五鱗翠虹梁疊壯
橫冠百堵高量千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異
大和而聳觀側眉曜而疏軒若蓬萊之真侶瀛洲之列僊鸞駕鶴
車往來于甲天嚴城曉啓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宿接甍翠華在
鎬分官以守監署惟二卿曹亦九臺閣高閱支馭東方乃俾二官
別持三綱赫若夏日洄如秋霜威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
鄉郊圻作固也兵孟津千里無煙萬天信信實兼武牢以食濟温
唯是咽喉屬于將軍禮樂所流厥惟舊周追魯俗而為鄰化殷頑
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撫撫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
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
之史籍從是當代之人倫兄友弟共位皆崇榮右記標纘綠蔓為名
螭首龜趾疑峙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一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
新名閭閻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儆戒於將來
何後言之敢作且二誥尚存始上惟艱凶姓所都孝年乃遷或得

十聞或得于傳幸子勿華試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郊
廓之地中居帝城賢相聖營龜符墨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
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富微衰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夷元敬
朔太史不頌百流分波爭涸其源汜水而鄭陽程而韓晉盟河陽
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雷之上嬴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
也南陽真人復運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醅
冲質不長桓靈自縱后成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補推陳陽
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不從許促齡四十強臣執
柄三司而徒立政由竇氏王髦莫奮九解士崩炎居奐遜此魏之失
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牆構兵沈弱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墊
波八王既分五馬南奔左社之突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
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祖權在
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輿勢移運隨鼎去從右如斯謂
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優政弊則戚居勿謂往代
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舊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

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賣衣食黍稷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
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絳鳴管語我道如堯我
稅如猶貧度而稻賤筭而楊比屋相視耻衣空常開場分肆不列
舜交肩軌同文書呼夜謹父憚了愉去徑即盤既兆既億動動植
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景之漢休權代繫時
不爲彼優我俗旣饒我人旣驕矣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
漁陽兵起逆旗南指我無歸壘西甸擊動衡天羯腥門開麗景殿
擣武成殺人如刈焚虜若雉蜀駕先移胤師後抵臺傷四年之委燼
奮一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推陣雲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
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于茲七聖儲休平癘補痍故食識之士女相髮之童兒皆
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泱瀆盈
萬室惟城職職市鬪駢比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
慄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目鄉里之人思萬乘之威儀幸
物阜而時和措康衢而引領作均幸之慶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

慶搖裔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霽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端珽謂公鄉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年穀比登未極于富人庶稍番未臻于壽動殖小遂猶有枯天日月所至猶照叛亡戎狄雖貢內地猶虜今行大禮得不愧望于天而獻羞于祖是尚以聖政爲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爲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竟舜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監四姓之覆轍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文粹卷第二

文粹卷第二

古賦丙總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進三大禮賦表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天寶十三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衆鹿麋羣而處浪跡於陛下垂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感真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許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露游泳和氣聲韻瀉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沐者之意然辭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文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葉弊用古勅崇揚休
明年子嚴將擣大禮以相籍越舜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
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
而清淨虛闔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蚪捎熒惑墮死火旋頭風伯
扶道靈公挾軌通天台之雙鬪警溟漲之十洲浩劫日碧何萬山
颺歔臻于長樂之舍嵬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在右堯步
舜趨禹馳湯驟鬱閔宮之律萃坵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楹撫
流沙而承雷紛隋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赭光
烟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籍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漢女捧盤
而鹽漱群有司之望幸辦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開於梁盛羽客先
來於介胄樂望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初王喬
以視履積祀試於正辭於祝史若盼蠶之有馮請風颺而
乍起揚流蘇於浮村金英雲而披靡凝雜氣於冒顛之蓋歌以頌
何處中從從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
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
所憑鑿齒其俗突竄其孤亦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不肯一不肯
負其圖伊神器果兀而小人啣喻曆紀大破瘡痍未蘇尚擧孳於
吳蜀又顛蹶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身簡在拓跋與字
文豈風塵之不雜比聰癡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
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
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
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評敢貞
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矧鱗介之鳴篋昆蚊以振
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謁閻羅詭異以戢善地軸傾而
融曳洞宮儼以凝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
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拖則有虹蜺
爲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蒼蒼覆崑崙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
於巨細覩披寫於心習蓋脩竿無隙而乃席以容裂手中之異簿
腕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鑿日而翻

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咸龍言跡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
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
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官尊臣賤數
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心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
獻千春之祥曠哉動力耳目宜乎一 齊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
山稽岐伯置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
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
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寔邦家之光
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
氏好問自又宰我問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
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響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
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決隋之後與
乎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一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

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令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尤俗之謠稽正統之
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初蕭條無復生意
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衣服紛紛朝廷多閔者仍亘乎晉
魏百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
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
形而尊卑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
道相集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
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
管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
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
戶曙黃奎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葉階有賓陳帳有
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篋篋化以碣
磻干戚宛而婆娑鞀鼓填篋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
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
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崢嶸以岳峙

象不敢去而鳴珮刻燭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
享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闕洞豁而森奕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
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群心實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
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禹代天之工爲
人之桀丹青蒲地松竹高節自唐興已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
名垂卓絕向不遇返正撥亂之主君民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靈靈之功
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軀軀載其刀筆與疾舌
使祭則饗養則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素于務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善我
后常月惟時克貞慈育以蕭合酌以茅明燬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殘
其瑞神姦安帖不敢祕其精而無絕軌享鴻名者于以奏求安于
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笋辨祠宗廟沛枯骨而破
龔首施妖胎而淩鯨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
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魚宮歎秋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
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宜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
自勝戰牙旗而獨立吟翠駭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于官欲聽
而思疑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溥朴
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丞丞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
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
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近習方士奮其威
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馮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
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謁天踳地受綬登車伊頤洞槍纍先出爲
儲肯本枝根柢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午方有事於綵壇紆
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率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
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脩頌祗
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泰道而不昧俟萬乘之將履掌次銳擗邸之
則封人考墳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亦齊專達乎懸位之
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

齋心於宿設將時食而匪寧在門坡陀以前驚駭騎反覆以相經
頓魯城之軋軋萬方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製
翠毛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鈎陳之星神仙成削以落羽颺颺幽
憂以固局戰岐慄華罷清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青
青甲胃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迥齊夕雨於瀟湘洞庭
於是乘輿霈然乃作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
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獲
而駟膠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鏐成陰以結絡吹堪
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恥臨乎長薄熊
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繡弄玉軼
以纓駟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連於穹崇之幕
周衛轆轤既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濁稠而曉星落肅定位
以告繫護嚴上而清超空靈靈宮以張蓋春歲難以建初簪裾斐斐
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
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

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
之則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
八簋豐備以相公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不業繼起信
可永其昭配群望之徧祭在斯示有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陳
乎節奏以進退韶夏護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搜槩變
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砒磬英華發外非因乎篋簾之高和順積
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膝管挂胷柴燎窟塊駘擊君赫葩斜晦
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佺淡眇溟茫涿涿聖慮岑寂文黃增濡
蒼生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或馭駢以脩登霜女江妃乍紛綸
而掩曖執紘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斂祀事
虛明於是潛沲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麗朔漠洶陽谷而
濡若芙蓉艾涕而童子儻叢棘圻而狴牢傾是率士之濱覃醜醜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
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雉成爾乃
孤卿侯伯群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敷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

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歛初以木傳
子摠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葱蒨秦失之於狼貧
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甚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
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
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作觸躐氣慘黷乎
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閔不
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劔吼血尊卑配宇縣劓挿紫
極之將頽裕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
自以爲稷禹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
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
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差乎麟鳳胡爲
乎郊數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聽
鸞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群后端簾
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闕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
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
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
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孜孜况太庭氏之時六龍
飛御之歸

文粹卷第三

文粹卷第四

古賦丁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符寶

受命寶賦

梁肅

象緯

渾天賦

楊炯

閔武

大獵賦

李白

誓師

濟河焚舟賦

高邁

受命寶賦

并序

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竇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已而怡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袞之尊被竊鉄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

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忿激觀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乎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

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爲龍爲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

物不及期而降殃惟陰隲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實

沙麓之遺瘞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

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

發靈雷遘逆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管井以蕪沒披草萊以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下

年遠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隨之并吞始資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封狼呀

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功蓋夷之豐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高祖睿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飈舉聖人既作萬

物斯覩于斯時也充德翕結束周祚髡帝謂文帝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

轍唯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

生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

所加曆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林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

也公路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答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

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秦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胡不旣而患夫於戲天發禍幾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

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烟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疾丘園二十年而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云

有爲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黢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爲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指式有稱周髀之術者蹶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曾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也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

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闕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辟候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隸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欬請爲左右揚擢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亨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

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
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
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
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
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鈞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
臣華蓋巖三俯臨於帝座離宮弈弈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
啓閭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大階平而君臣穆
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折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
馬天一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閒陽
閒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冢社宗人宗正內外
敷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
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
而倘祥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琅琅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
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閔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
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二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
倉婁爲衆聚苑頭之北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
積尸之肅殺參旌九旄之部伍樵蘇之地出於園苑萬億之資填
積於倉廩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常之座三光之庭傷成
於鉞誅成於鎖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
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
之交鷄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
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渭
水之橫橋像泉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
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人
君之尊天雞曉唱靈鳥書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
平太蒙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街燭不能
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
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沃重暈市而邊風駛纒盈拜
蛤則虜騎先侵適闕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燹
感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

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
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
天下偃兵趨前舍為盈退後舍為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
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其憂歲鎮居之而有福
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駢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
之贖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
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為之晝昏恒
星為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旦扶握天
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祲氛冬
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
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
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
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
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盖高語曰惟天為大
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

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為兮右轉天何為兮
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頓何細兮師曠清
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
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
鍾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
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
登車上玄女何究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
零陵之石聞以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
篇以天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
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
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
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
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臣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

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
其大略竊或補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
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迷職之
義也上林去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纒經數百長楊夸胡
設網爲周陔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徑百
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逮今觀之何離斷之甚也但王
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
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國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爲微臣
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設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
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耶臣白作頌折
衷厥美其辭曰

奧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繁五葉之歲誕惟開元廓海寓
而運斗極兮摠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
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誦明無幽而不燭
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

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烟陰火井冰
閉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食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尊國
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
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宰騎鱗掃萬乘雷奔稍搏
桑而拂委爻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
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
開天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平日
月之所通靈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鍾發籙書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林兮暇三危挾細柳
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於是掉倚天之劍彎
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到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
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燧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
戟羅廣澤呵兩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鄒
之隘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依榻北以代恒作祛夾東海
而爲斬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廻千羣以空入聯八

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懸原峭格
掩路幾蒙過而猶礙蝶螟蝮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空翔鳥與伏
兔促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雪吳駮走練宛馬踈血紫衆山之聯絲隔遠水之明滅使
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斬高頽深平險谷擺椿結開林叢嗶嗶呷
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治之儔鳥獲中黃之黨超崢嶸獵莽
蒼暗呼哮鬪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猱挾三
擊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射號以鸚睨兮氣赫火而
敵烟拳封猱肘巨挺梟羊應叱以驚踏獾兪亡精而墮顛或碎腦
以析脊或以所而飛涎窮澁蕪湯淵藪抗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
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揆雄虺之九首呌騰蛇而仰吞拖奔兕
而却走君王於是峨通天靡星旃奔雷軍揮電鞭觀壯士之効獲
頽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龍龜慄之駭人也又命建鼓武卒
雖躡轡之已多猶切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或
車轡轡以陸離鼓騎煌煌而奮發雁鳥火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蹠蹠

攬鹿麇麇之咆哮踪豺貉以往格膏鋒選錫填巖掩窰觀殊材舉
逸群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貂飛駿窮音貓獠牙若錯劍鬚如叢
竿口吞交鋌目極槍槽障限弧躍王弩射猛苑透奔虎金鏃一發
旁壘四五雖斃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觀摠八校搜
四隅馳專諸走都唐孺喬林撇絕壁抄衝嶽攬豹獮囚鼯鼯於峻
崖頂毅纒於穹石養由發箭前音肱飛車巧括更羸妙兼捕且擊鷗
鳴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稍鶴鵠漂鷗鷗殫地虐異王神居斬飛
鵬於日域摧六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蛟龍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
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其高天雨
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日
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之路絕而忽也
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而君
王茫然改容愀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
理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
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

睚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鮮鳳皇與鸞鳴兮旋駟虞與麒
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能於渭濱於是享備徒封勞苦軒行屠騎
酌醕鞞兵戈火網苦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局
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使教與狩歧何宣城之足數哂
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
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
置琢大朴以爲杖頓天網以掩之獵賢後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
不克使天人寧安草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
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
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鹿麋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
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泰
山象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覬
旄返靈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塊之幽居使罔象授玄珠於赤水天
下不知其所如也

裴將軍舞劍賦

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余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
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功卒耀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
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捍篋鼓以靈龜千妓度舞萬
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
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
虜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乎具胄朱綬而正色
虎裘錦褱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
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爾龍驤
鋒隨指顧鏗雅徊翔取諸身而聳躍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耀頰左
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轉驢射牛斗空中悍
慄不下將以效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渾絢練
賈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
朱于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冲融乎
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

之慙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
風生兮精旆襜襜電走兮彤庭曄曄陰真變見靈怪離獵將鬼
神之無所遁逃豈蠻夷之不足震懾嗟夫蘭子之迭躍其人未雄
仲由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銳具劔有千金之飾
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
力或歌曰泂泂武臣耀雄劔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
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覘
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
將軍之劔舞古未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邁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肉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
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奔瑕之恩未報拜
賜之言虛設祇名勵節易地改轍異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
乃復摠元戎申薄伐四馬雲屯長劔電掣咆哮兮前貔後虎威
凌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

之冠解凌不周之柱折朝出平咸秦夕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
欲伸於是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共事前恥負則
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雪路變叱咤而風塵弭
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爲異鄉之土魂魄爲鄰國之
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
煎烘大川炊長孺龍吼乎沸潭魚鳴乎湯泉舳舻化而爲炭撤掉
颺而爲烟水聲與軍聲交旁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衡于天是
以天爲我赫怒焉地爲我震業焉林木爲我枯死焉山陵爲我崩
蹇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
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
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啟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潛鋒鏃以自備以
五廟苟存爲幸以萬人苟免爲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虐其土地于
時晉實之主石爲客秦實之客反爲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
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崤陵之下飢而鬼雲前恥人解厚顏四顧清
野橫行而旋諫聲破晉山喜氣寒秦關曹沫復魯之勳自居其下

范蠡與吳之力莫則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
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鑿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貴功捨
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
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
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
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以懸
無私之鏡以照六合倚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擬奇捨異封非盡取
若有一人近忠貞合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
題橋以見志入函關棄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爲弃甲而生
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於新
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
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